



●读画记

阳光下的仙人掌

瑶 华

富于透视感,微妙的光影变化更是营造出真实的质感,令人仿佛身临其境。

通常所说的仙人掌,是仙人掌属植物的统称。它原产于美洲的热带、温带地区,为了适应干旱缺水的荒漠环境,仙人掌的叶片退化成针状刺,依靠含有叶绿素的肉质茎开展光合作用;茎的内部存储着较为丰富的汁液,表面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层,最大限度地抑制水分

蒸腾。仙人掌的根系较浅,通常扎到地表以下不超过30厘米的深度,延伸范围却比较大,有助于下雨时尽量吸收土壤中的水分。

在卡普里岛种植的仙人掌,当然也是从美洲传入的。在气候温暖的地中海沿岸,仙人掌被引种栽培后逐渐自然化,成为意大利的特产植物之一,

增加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当地种植的仙人掌很可能是学名为“梨果仙人掌”的品种,它的果实富含糖分,柔软多汁,除了直接吃,还可以加工成果汁、果酱、糖浆,或是用来酿酒。梨果仙人掌的掌片去皮后,也能作为蔬菜食用。还可以在它的植株上放养胭脂虫,产出天然洋红色素。

我国古籍中虽然也有“仙人掌”的记载,但在明代以前见诸典籍的都不是真正的仙人掌。唐代诗人李白在一首诗的序中写道:“余游金陵,见宗僧中孚,示余茶数十片,拳然重叠,其状如手,号为‘仙人掌茶’,盖新出乎玉泉之山,旷古未覩。”这种“仙人掌”是产于荆州当阳县玉泉山的茶叶,以清香著称,相传常饮可以延年益寿。宋代苏颂的《本草图经》里,也提到了“仙人掌”,有可能是一种蕨类植物:“多于石上贴壁而生,如人掌形,故以名之,叶细而长,春生,至冬犹有,四时采之。”清代编撰的《云南通志》里出现的仙人掌,才是来自美洲的物种:“叶肥厚如掌,多刺,相接成枝。花名玉英,色红黄。实似小瓜,可食。”

●网络新词语

我将用最直白、最直接、最不绕弯子的方式

董晏鸣

“我将用最直白、最直接、最不绕弯子的方式”这句梗,原本是某AI聊天软件的标准开场白,本意是向用户承诺给出干脆利落的回答,可实际效果却完全相反:嘴上说着绝不绕弯,输出的全是答非所问的废话,用飞快的打字速度蹦出完全不对的答案,看起来一本正经有理有据,实则通篇都

脱离需求。

在网络语境里,这句话常被网友用来调侃部分AI聊天软件理解力拉胯,输出内容严重跑偏,完全接不住用户的真实需求。它虽然只是一句玩梗式的吐槽,却也实实在在地说明,AI聊天软件想要真正做到成熟好用,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点赞! 点赞?

五月牛

赞”的浪花里到底能激起多少“有赞可点”的真情呢?

现代资讯让人们在手指轻点间即可轻松沟通和交流,此种便捷也滋生了某些爱玩存在感者的“点赞饥渴症”。每天早上打开手机,最让人烦恼的事情,便是各种微信“群”里铺天盖地的点赞浪潮。有人无论碰到什么鸡毛蒜皮的破事儿,为显示其自信的存在感,便要在微信群里隆重展示一番,以博取机械廉价的点赞。而有些惯于跟风点赞凑热闹者,则是乐此不疲来个点赞加热评;更有些爱发高论的“灼见者”觉得点赞热评尚不够意思,还得来个深究细嚼,不顾大家是否正忙,愣

是要发表一串文不对题的批评指正或华而不实的曲意抬举。

据此,又衍生出一种“点赞应付症”,有些人遇上本不值得点赞的事儿,但碍于面子,便不分青红皂白地跟着凑起热闹,摆出一副天真烂漫或故作醍醐灌顶之状,耐着性子机械点赞,乃至以溢美之词敬颂。

也有一些得了“点赞遮丑症”的不善者,他们为了哗众取宠,总会标新立异弄出几个貌似创新的辞藻来,以人们的不断点赞来遮掩自己骨子里的肤浅与丑陋。而一旦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不屑一顾时,他们便会恼羞成怒。

点赞玄机多,动指须慎为。倘若我们总是毫无个人定力,盲目地滥点赞、假点赞,如此一来,生活中的一些是与非、真与假、美与丑有时就会混淆不清。终日沉醉在稀里糊涂的点赞中,被迷失的又何止是点赞者呢?

沈园,位于绍兴鲁迅故居东侧,原为南宋沈氏私家园林。此园以水为魂,山石亭阁环之,布局精妙,疏密有致。然而,在江南水乡,这样精致的园林遍地皆是,只因它承载着陆游与唐琬之千古情殇,吸引了大江南北无数游客前来凭吊。

沈园旧梦

杨应和

江南多雨,烟雨迷离中,沈园若披素纱,诉说着一段镌刻在中国文学史里凄美的爱情绝唱。入园不远处,就看到一块雕刻着“断云”两字的石头。石头从中间裂开,有一道缝隙,永远无法合拢。在绍兴方言里,“云”与“缘”的读音相同,断云,即缘灭的意思,取自陆游的诗句:“幽云幽梦事茫茫。”

沿弯曲的小径,岸畔柔柳依依,枝条轻拂水面,漾开一圈圈涟漪。小溪前面,有一座拱桥,叫“春波桥”。那年,仕途失意的陆游来散心,在这座桥上与已改嫁的唐琬不期而遇。二人情绪跌宕起伏,千言万语无从说起。“伤心桥上春波绿,曾是惊鸿照影来。”因此,春波桥又叫伤心桥。

走过小桥,便来到整座园林的核心:钗头凤碑。我独自伫立在碑前,仔细品读着陆游的《钗头凤·红酥手》与唐琬回应的《钗头凤·世情薄》两首词,碑上笔墨是后人复刻,恍惚之间,仿佛看见陆游挥毫泣血,而唐琬泪渍纸笺。千年情愫穿透时空,微凉的碑石之上,漫开一缕化不开的惆怅。

相传,正是陆游的这首词,勾起了已为人妻的唐琬心底的伤痛。她再游沈园时,无意间撞见陆游当年题于粉壁的词句,伤心欲绝,终在情感的撕扯中抑郁成疾,香销玉殒。

谁也不曾料到,那场猝不及防的重逢,竟成了永别,此地也成了陆游心底一处不敢轻易触碰的伤疤。即便是梦中路径,也是“路近城南已怕行,沈家园里更伤情”。晚年的他常常绕道而行,唯恐旧地重游,汹涌的思念将自己淹没。

直至暮年,沈园亭台仍是陆游魂梦所系之处。七十五岁时,他作了《沈园二首》,八十一岁时,又作了《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》。字字皆是他晚年泣血的追忆,被后人誉为“绝等伤心之诗”。读之,不觉间心头泛起一阵酸涩。

石碑坊前,恰遇一对蝴蝶翩翩起舞,似是八百年前的一缕魂梦,翩跹而至,紧紧相拥,再也不会分离。雨停了,园子里静得出奇。风雨散尽,人间更迭,唯有一场旧梦,长留在沈园。



启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投稿邮箱:jwbfkb@163.com